春恋旧时月色

叶国威

第一次拿到董桥先生的名片，是我与他通信多年后，因暑假回香港之便，相约见面的时候。当时先生第一眼看到我就有点惊讶，说他一直以为是和一位五六十岁的人通信。那天在先生的办公室聊了许多闻人逸事，我还得了好几本先生的签名著作，而当一杯港式奶茶凉下来时，不觉时钟已走了一个半小时。先生送我离开前，给了我一张名片，在上面写有手机号码，说："下次回香港打电话给我，到我家来坐坐。"

及先生退休，他给我一张用宝蓝色印上中英文姓名、手机号码和电邮的名片，没印任何头衔，简洁得就像他书写的文字。直到2017年初春，我听先生说他那张名片快用完，于是我自告奋勇接下重印的任务。回到台北，便四处打听哪里可印活字名片，后来找到了一家在北门邮局附近的"建成印社"。

建成印社位于台北中华路1段9巷里，店面不大，门的右边是柜台，左边一部印刷机，一张排版桌，对门的墙上是装满铅字的双层柜子。那天是细雨的春天，我来到印社，见一位老伯戴着眼镜在排版排字，他身后地上还有一只懒洋洋的小狗躺着，见我趋近，它立马翻身向门外的我发出几声低微的吠声。

老伯转头向我看来，我拿出了董先生的名片，说明来意，林伯伯听完后向我解释，因为名片上的姓名是用电脑花体的英文字，铅字中恐怕找不到相同的，于是从抽屉里翻出了一本字形本子，如此这般告诉我用什么字体用几号字最为合宜，只是他店里没有，一是他代我去找，二是我自己到"日星铸字行"去配。因为距离不远，想早年也听说这全世界在计算机排版打字的时代里，仅存的一家中文铸字行，于是我便亲自前去见识见识。

看到一排一排的活字，想起早年翻阅铅字印的书时，偶尔还能明显触摸到那凹凹凸凸的感觉，心中突然生起一股温暖，就像在这电子邮件的时代里，不意收到一封手写的信那样感动。因为接近打烊了，人不多，女店员拿了一个木制检字盒向我解释："你可以自己依部首笔画去找字，但千万要谨记，看准看对才可从字架拿出铅字放在检字盒里，万一又不想要那一个字，千万不可以再把字放回字架上，放在边上就好，因为有许多字体看来很像，其实不是一家人。"我觉得找字应该不难，于是接过检字盒，结果就像无头苍蝇，一下东一下西，只找到了几个字。最终只好找回专业的，没多久，中文、数字都找齐，但在找英文小字时，缺了一个，店员说这种字体已经没有铸字模，不然找一个相似的字体配在一起，或改用其他字体，因为开新模铸字太贵，老板缺字不会再补的。小完美主义的我，只好改字体，拆腾了好一会终于找齐，回去交给林伯伯。

一星期后，我看了打样，给了意见，林伯伯小心翼翼地把固定的白棉线拆开，并加减小木片和移动字体。我在边上看着大大小小沾满油墨的小木片，与铅字组合出来的名片版式，心里想着这早年可能只是一件印刷完即拆散各归其所的物件，但如今会排版的人已是凤毛麟角，觉得眼下这一版是一件艺术，所以央求林伯伯印完名片后，不要拆，我要保存下来，作为纪念，作为珍藏。林伯伯说他帮人排印活字名片几十年，只有我对他作出这个要求，他看出我的诚意，待名片印好后我去取时，他用纸包得牢牢地交给我，我说给他钱他不肯收，坚持要送我。

林伯伯本名健一，1941年出生于三峡，18岁初中毕业，就在一家福州人开的"中闽印刷厂"当学徒，到了32岁才自己创业，开设"建成印社"，投入活字名片、信封信纸等的印刷行列，至今47年。然活字印刷却敌不过计算机排版，台北从前林立的印社，现在大概就剩林伯伯这一家老字号了。有一次林伯伯对我说："你之前选用的荷兰厚金边圆角纸最有质感，加上你老师选用宝蓝色来印，整个效果我至今还印象深刻。而现在也常有人为了怀旧，像你一样来店里印名片呢！"

真好！旧时的月色总有人会眷恋。但愿在悠悠的岁月里，圆盘印刷机咔嚓咔嚓的，依旧有声。

灯花

师在这里

过传忠

不久前，出席了一个区的作协成立大会。在众多议程中，特别安排了一位刚从武汉凯旋的医疗队长发言，在之后的文艺节目表演中，又专门推出了一位从抗疫第一线归来的护士的诗朗诵节目。两位白衣战士的讲话和表演，都受到了与会者的欢迎。

他们的发言和表演，使与会的文学工作者和爱好者们感受到了白衣战士救死扶伤的伟大力量，体会到了他们牺牲自我、奉献自我的崇高精神，从而更进一步认识到了人的生命和亲情的宝贵价值和意义。人们不是常说"文学就是人学"吗？那天的与会者，是把这次建功立业的医务工作者视为老师，怀着虔诚的态度，来听一堂有关人的大有深意的课程的。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如今，各行各业、各个年龄段的人们都在以医务工作者为师，在面对疫情灾情的严峻日子里，认真地向他们学习。

人们一生中学习的内容浩如烟海，学习的对象也不计其数。就以行业群体来看，医务界的白衣战士以外，从组织抗疫的各级领导，尤其是基层战斗在第一线的干部，到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直到每天都辛苦劳作的清洁工与"快递小哥"，他们中的每一位身上，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十几亿人的大国，在严峻的考验面前，能万众一心服从协调安排，能有条不紊各尽其职，我想，就是像我们这些"宅"在家里的人，也有值得肯定与赞扬的地方，这在别的国家，或许是不易做到的。总之，这次抗疫，考验了我们，也显示了我们内心蕴藏的美好一面，倘能以其他人为师，学习他们身上的长处，那进步还会更快些。

热闹的小满

施 政

一直觉得二十四节气中最热闹的当数小满。《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说："四月中，小满者，物致于此小得盈满。"这里的"物"指的是"冬种夏收"的"冬麦"。冬天种下去，来年将夏时分开始灌浆，于是"小得盈满"。按说稻米在中国的种植历史跟小麦不分伯仲，河姆渡遗址中就曾发现稻谷堆积层，可在中原，最初人们称谓的"五谷"中却没有水稻。据说那是因为小麦的蛋白质含量比稻米中的高一些，对于北方内陆地区，鱼虾较少而肉又太贵，稻米所含的蛋白质就不够了。只是节气定型时，中原地区作为国家的中心地带，节气的特征也多指的是黄河流域。但无论是长江还是黄河，到了小满，天气就都好了。日子也排得巧，夹在五四和六一当中。若是以人的年龄作比，"小满"该是已经过了"豆蔻梢头二月初"的十三四岁年华，却尚未弱冠，大约是位"爱上层楼"的青葱少年吧。

古时候说少年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现在说少年的"新词"叫"后浪"。一个五四，朋友圈里满是"前浪"的各种感慨，说"后浪"多了多少选择的自由。这种说法固然有可以自洽的逻辑，可难免会让人联想起小满时节，农人们喜滋滋盘算着田里收成的模样。算经济账这种事最在兴头上的是"预期"，真到落袋为安了，又要开始盘算各种出项，反而会少些丰收在望时的"正能量"。这大约跟炒股票就是炒预期是差不多的意思，几千年的账，一直都是这么算。而"后浪"们之所以不买账，估计是因为现在气候变暖得厉害，明明还是"小满"，日子却过得像"芒种"似的辛劳而慌张。

传统养生食疗讲究"不时不食"，"小满"时近苦夏，自然最适宜吃的就是清淡的素食。可但凡立个规矩，总是要有人打破的。身边有长辈爱吃肉，每餐见红烧肉就喜作一团，偶尔换作鱼，也须得是厚味豆瓣酱的干烧才能称心。若看到清炒、清蒸、白灼的所有菜式，则统称"花儿、草儿"，不够意思。有次他问我，说近来有人形容他"萌"，究竟是好是坏。我斟酌一番后道：在您这个年纪，那应该是好的。他于是又喜做一团，进而再问：萌是什么意思？今年小满前，这位长辈走了，虽是高寿，但仍觉心疼，会想起他瞪着眼睛劝人多吃点肉的样子。他执拗的性子不知是不是因为吃多了肉，去德国做访问学者时，有德国的朋友带他去爬山看风景，在山顶俯瞰山下的农舍田园，友人感叹：真是上帝的杰作。他说：这是劳动的杰作。神色间满满孩子气的赤诚。如今回想，忍不住要感慨，真正能鼓舞"后浪"们勇往的也许不是选择的多少，而是"前浪"们"此心光明"的浩然。

《易经》云："天道亏盈而谦益"，故而凡事不得太满。所以"小雪"之后有"大雪"，"小寒"之后有"大寒"，可"小满"之后却并无"大满"。如此想来"浪"实在也无需分个前后，大潮之下，各种洋流暗流，热闹是所有"浪"的。满不满另说，只是，底裤要紧要紧。

『我的生活自身就是一种娱乐』

刘荒田

在旧金山居家抗疫的日子，从梭罗散文中读到："我的生活自身就是一种娱乐"，遂想及，如果此语没说中当下的状况，至少可启发我对这一较易获致的"娱乐性"作一次测试。

所谓"生活自身"，该是尽可能做到：摈弃工具，切断与外界的通道，把"自我"当作独立具足的冶炼厂，提炼出一种叫"快乐"的产品。我自问：能做到吗？以眼前论，贱躯老是老，但还能对付时间不长的体力活。扛一张锄头，把后院靠东的一块荒地翻了个遍。多年来，这里只长野草。不是毫无看头，明黄的酢浆草花，艳红的虞美人，琐碎的满天星，高傲的美人蕉，轮番开谢，与死不退场的狗尾草混在一块。但我要对它们说声对不起，请离开，要种菜。

阳光正好，四顾无人。风与贴邻后院挂满柠檬的树低语。锄声仆仆，那是与性子柔和的沙土交谈；偶尔铿锵，那是碰上石头。把狡猾的杂草清除干净，放在过去是头疼事，恨不得效法为自己修陵墓的秦始皇，把一座山的泥土全放进锅里炒一遍，为的是彻底消灭草籽。可是，我慢条斯理地挑拣，归堆，让提供过视觉愉悦的翠绿享受最后的温存。但草的种子和根部是非清理不可的，尤其是美人蕉的块根，又大又善于结觉，一扯就是一串。汗出来了，额头当闪耀金辉，可惜无人欣赏。挥锄之际，陶渊明的"晨兴理荒秽""草盛豆苗稀"在心里发酵。身心的合拍，人与土地乃至与天空、与风的和谐，算得高级娱乐。

劳作一个上午，食欲大增。腊肉是老妻这几天精心炮制的，过程颇复杂，腌制，晒干，还置于烤箱除水分。我也作出贡献——从柜子里找出一瓶忘记来历的正宗汾酒。今天第一次试吃。把腊肉切碎，与椰菜花一起炒，我一气扫清，差点连洗盘子也省下。

写到这里，觉笔路有偏。"乐"取诸己，不是指"身外之物"绝对不用。梭罗此说，是与"四处寻欢作乐，忙于交际，上剧场看戏的人"并列，从而比较优劣的。他自己就是这样，"坐在这一片松树山坡，山核桃树和漆树的林中，在远离尘嚣的孤寂和静谧中，沉思默想。"如果绝对排斥外物，那么，我连锄头和筷子也不能拿。古希腊的哲学家奥基尼斯一生都在木桶里思索，一次，国王亚历山大问他："老先生，我可以帮助你什么吗？"他连头也没抬，冷冷地说："站开些，别遮住我的太阳。"这位哲人面对"权势"和"太阳"二者，作了适性任情的取舍。

同理，梭罗的"娱乐说"，真谛在于选择的智慧：如果可以向内寻索，就不必依赖外物。如果对自己抱有信心，就不必找人肯定。微信群的交流没有意思，宁愿与单个深谈。如果广场挤满无聊的起哄者，宁愿去深林溜达。欧洲人脱不了派对瘾，邻居们以长竿拴上盛香槟的高脚杯，伸出阳台碰个不亦乐乎，太费事了；不如磨墨，临一帖《石门颂》。

独处的光阴，欲检验生活方式所含的"娱乐性"，最好的尺子是：有没有注意时间的流逝。孤独，无聊，烦闷，疲倦，焦虑，这些情绪是和"度日如年"连在一起的；沉溺于绘事、文事、演算、设计、哲思，或为了嘉奖自己的勤劳，小酌而微醺，怎会频繁地看挂钟？忽略光阴的压力，古人称为"不知老之将至"。前提是抛弃对难以改变之局的忧虑，明白即使愁死，将来也得支付房贷和信用卡账单，不如尽可能让自己快乐。越是耽溺于爱做的事情，"时间"离你就越远，你的收获就越大。

这么说来，我们都可通过审视"宅"的生存状态，从而评估生命质量。

长乐路（剪纸） 李守白 作

七夕会

黄龙士报了我的网课班

天元宝宝

"这个叫李奕霖的学员有点意思：布局5级，掌握的定式不足一只手；中盘5段，棋盘上每个交叉点里都写着一个字：怼。打个浮夸的比方：好像黄龙士穿越到2020年上网课。"

我一边给学生复盘，一边自言自语。突然脑子被一个叫灵感的钝器撞了下：

"黄龙士报了我的网课班！"好文案啊。

前两天有位编辑对我说，疫情下围棋在线教育是最不受影响且蓬勃发展的产业，一个值得铭记的转折点。

然而围棋不是语数外刚需教育，多少家长送小朋友到线下课堂，为了浮生偷得半日闲？多少孩子上围棋课，为了找到小朋友玩？当这两项需求都不能在线上被满足，招生还是经常会困惑的。

线上互动也是一个问题：网络，设备，环境，各种不确定因素都会弹出来。有次上课到了问答环节，对面传来嘶嘶的电流声，紧接着锅碗瓢盆，婴儿啼哭，各种生活日常后悠悠响起一个老奶奶的声音：

"依刚撒（你讲啥）？"

老师是天使，飞过学生的头顶，给他们带去莫名的温暖和无端的勇气。那也先要凑起一个班啊。

某个月朗星稀的夜晚，我写下了煽情版文案一：

"围棋是一个在纷扰尘世里沉静下来的可以长期享受的爱好，每个人思考凝练的过程不一样，不存在统一的方法论。

我希望成为这样一个老师：时隔多年学生谈论起来，不是彬彬有礼，用词准确，语言拘谨，面无表情。相反，他们的声音会有些悦耳，眼神会有些清晰，心情会有些美好，好像生活因为一段回忆添了光彩。"

这款文案的KPI是感动，发布后果然收到很多家长咨询："老师，您的作文班招生吗？"

又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我推出了吐槽版文案二：

"本局A学员执黑，B学员执白，关于这盘棋的好话我只能说这么多，接下去都是难听的了……给你们复盘的时候，老师经常会有种错觉，棋盘上的黑白子看到老师进来都羞愧到无地自容。"

这款文案的KPI是毒舌，发布后收获了大量学员点赞，表示和对手复盘时候引用起来很方便。

文案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我不会放弃，又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我躲在房间里搜肠刮肚，写出了怀旧版文案三：《南京西路150号》。

"5月，日照充分。小学生程景桐从地铁人民广场站8号口出来。阳光洒在柳树上，像为柳树浇上了橙汁，树枝好像梦想一样，随风摇曳。此行的终点站不在人民广场，只是当地铁路过的时候，他心里咯噔一下，想下来看看。"

这款文案的KPI是情怀，发布后得到不少同行的赞许，徐家汇某非著名职业棋手在下面评论：下次帮我写个天钥桥路400号。

这次我决定了，写个玄幻体裁的文案：黄龙士的魂魄在弈客少儿平台上试听了不同老师课程后，反复比较，选择了我们。为了增强宣传效果，我问李奕霖的妈妈要了张小姑娘的照片：

弈客围棋大会上，肉嘟嘟的李奕霖端坐在棋盘前。午后的阳光穿过窗棂，为她镶了一个金边。

养育